

# 荆紫关里古韵长

●殷艳蕊



脚踏“三省石”，“脚踏三省”。在白浪镇白浪街的中央，有一座三柱碑亭。亭心竖着一块不大的三尖形青石，青石的三个棱面分别刻着豫、鄂、陕，对应着三个省的方位，人称“三省石”。一脚踏上去，这个愿望便实现了。

一愿三十年，初见荆紫关。双脚踏在荆紫关的土地上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在欢快地扑腾着，我的眼睛在贪婪地张望着，久闻大名的荆紫关啊，我终于来了。从看到荆紫关的名字，到踏上荆紫关的土地，我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。呆呆地站在荆紫关的大街上，脑海里竟然一片空白，难道是不相信自己终于梦想成真了吗？

荆紫关里古韵长。荆紫关是豫西名镇，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形成于唐代，兴盛于明清时期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。从小处讲，它倚背群山，面临丹江，背负青山，下临清流；从大处说，则西接秦川，南通鄂渚，三省交界，丹江穿境而过，位置绝佳，乃历代商贾云集和兵家逐鹿之地。

尽管成名久矣，但作家贾平凹的妙笔生花，让荆紫关声名鹊起，更是功不可没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作家贾平凹的作品风靡全国。从贾平凹的《小月前本》的主人公，就生活在与荆紫关隔河相望的村子里。因为喜爱作家的作品，所以喜欢上了作品中的地名。

像我这样喜欢在文学作品中旅游的人，应该不少吧。

鸡鸣三省的荆紫关，一脚踏三省的荆紫关，位于河南、陕西、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，历史上曾数易其名。据传，春秋战国时，荆紫关属楚国管辖，楚太子荆曾镇守此地，故得其名荆子口，又称荆子关；又据传，盛夏时节漫山紫荆花开，花香四溢，故改名为荆紫关。

荆紫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它是秦国和楚国的分界线，成语“朝秦暮楚”就是源自这里。楚汉战争时，刘邦就是通过荆紫关而率先入关的；明朝末年，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，在陕西商洛地区与官军战后突出重围，也是在荆紫关休整并恢复元气的。

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。荆紫关之所以称之为“关”，是因荆紫关镇的月亮湾，有一个两山对峙而形成的关口，关外为八百里秦川，关内为开闢的中原。八百里丹江穿境而过，古代时水陆并通，为南北往来之要塞。

荆紫关不仅是交通要塞，而且还是商业

重镇。唐代航运的发展，让处在丹江口的荆紫关成为全国交通中转站。安史之乱后，因藩镇割据，阻断了淮河和汴河的漕运，当时的唐朝政府只得通过丹江航运来转运江淮至关中地区的货物，丹江航运逐渐繁荣，位于丹江流域的荆紫关镇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古镇。明清的荆紫关登上了它的历史巅峰，史中记载明朝前期的荆紫关是：“康衢数里，巨室千家，码头上百艇接楫，千蹄接踵，熙熙攘攘，异常繁华。”清末的荆紫关更有“小上海”之称，成为豫、鄂、陕附近七省商贾云集之地，曾出现“三大公司、八大帮会、十大骡马店和二十四大商号”的繁荣景象。

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荆紫关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文化底蕴丰厚。在荆紫关南街最南端，精美的古关门保存完好。砖石结构，跨街而立，中间是拱门，顶部有砖砌斗拱，门楣上书“荆紫关”三字。进入关门，古代建筑群便映入眼帘，那里有古庙、古房屋、古街道、古雕刻、古壁画、古彩画……

荆紫关的古街道呈南北走向，俗称“清代一条街”。狭长的古街全长2.5公里，当地人称“五里长街”，分南、北、中三街，据说还保存着明清时代房舍2200多间和店铺700多间。平浪宫、禹王宫、湖广会馆（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）、山陕会馆、万寿宫（江西会馆）、清真寺等清代建筑群错落有致地分布于街道两侧，使古镇成为一处古建筑大观园。

平浪宫，始建于清代荆紫关码头极盛时期，取“风平浪静”之意，是由船工、船商集资建成的。据说，行船之前，船工们会先到平浪宫拜拜，祈求出行平安。

山陕会馆是荆紫关最大的建筑群，建

于清道光年间，是山西和陕西两省商人集资创建，面积四千平方米。现存建筑六座，房屋二十九间，皆在中轴线上，依次有大门楼、戏楼、过道楼、钟楼、春秋阁（中殿）、后殿、卷棚等。坐东向西，面临丹江。对研究古代的历史、经济和文化，都有重要的价值。

在古街与丹江之间，有一道细细的水渠，是用来发电和灌溉用的。站在渠岸，前面是被卵石布满了的宽阔的丹江河滩，后面是破败古老的吊脚楼，斜前方有一座桥。听同行的当地朋友讲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从上游运过来的原木、山货就是从桥头上岸，再运往各地去的。看着脚下清清的丹江水，看着干涸的丹江，再看看充满了南国风情的吊脚楼……

来到荆紫关，除了古街，我最想去的还是“一脚踏三省”的地方。逛完古街，离开了荆紫关镇，来到了白浪镇。在白浪街的中央，河南的荆紫关镇、湖北的白浪镇、陕西的白浪镇在这里交错，有一个三棱形小宝塔状的亭子，上面镶嵌着三块黑色大理石碑，分别朝向三省辖地。碑下有一块露出地面的三棱尖石，此石就是“三省石”，以此石为界，西归陕西，东北归河南，东南归湖北。站在石上，脚踏三省，气吞九州，便在须臾之间。因此，来荆紫关的许多游人，纷纷在石上踩一下，拍照以作留念，更是亲身体验“一脚踏三省”的豪迈。

绕着亭子慢慢地正转一圈，倒转一圈，不过几秒钟时间。看着亭子内兴高采烈脚踏踏“三省石”的游客，再看看石上踩一下，拍照以作留念，更是亲身体验“一脚踏三省”的豪迈。

绕着亭子慢慢地正转一圈，倒转一圈，不过几秒钟时间。看着亭子内兴高采烈脚踏踏“三省石”的游客，再看看石上踩一下，拍照以作留念，更是亲身体验“一脚踏三省”的豪迈。

绕着亭子慢慢地正转一圈，倒转一圈，不过几秒钟时间。看着亭子内兴高采烈脚踏踏“三省石”的游客，再看看石上踩一下，拍照以作留念，更是亲身体验“一脚踏三省”的豪迈。

我下不去脚，也很茫然。既然是“一脚踏三省”，为什么不设计成一个卡通脚印，照起

在他的这部作品中寻根，其实无从谈起，因为，华夏文明无处有根又处处是根……只有当枝条将头扎入沃土中，在土里生长，才能长成一棵新树的根；那种奉献的品质，对生活的态度，宽广的胸怀，谦逊的品格和感恩……

历史滚滚，世态万变，根脉文化的血脉如涓涓细流，看似绵远悠长，实则脆弱。她既容易充当统治者的意志，又容易作为造谣者的传声筒。动辄千年的时间跨度，连依附的卷帙都已泛黄不堪。若是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去赤诚求索，寻根文化，实在让人亲近不起来。郭鸿志的这部寻根文化作品，蕴意昭然若示，重温途径鲜明，诉说长幼可为。他的这场寻根文化之旅，换来的应该是一次深思，而不是一声苦笑。

我惊奇他一路走来的辛苦，惊奇他一路走来的精彩。在风雨中，他朝着目标坚定完成心中的这段旅程，一定是苦的，但也一定是甜的。

苦旅漫漫，唯身心犹健。文字无声，其实自有深意。

## 寻根苦旅

●李晓伟

而他，成为中华寻根文化研究的“苦行僧”。

“参天之本，必有其根；怀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”谁读懂了生命的来龙去脉，生命也就成了一份深刻的书。中国人重视饮水思源，不忘祖宗先人。千年来，人们把祖宗的世系和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子孙，以此证明家族的存在，延续家族的血脉。

一些学者对于民族文化沦落的焦灼之情，往往会使得他们主体意识的建构显得更“合情合理”。郭鸿志几经文化身份的转变，才皈依了华夏祖根，他在“寻根”文学思潮中主体意识的建构是在精神探索的道路上实现的。

易经有云：刚柔交错，天文也；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故“人文化成”是为文化。一言以蔽之，文化即自然（物质）之外人的伦理（精神）构建。

郭鸿志的这部作品，一种浓浓的寻根意识跃然纸上。将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和自然山水置于人文寻根的层面上，从中探寻华夏始祖

祖艰辛跋涉的脚印，挖掘积淀数千年的文化内涵。开启了人们的人文省思，开拓了当今女娲搭建的天空，为国人了解女娲，世界了解女娲搭建了桥梁。

时空之旅，寻根路险。当初怀着探访释疑的热忱，轻装上路，走得远了、久了，一不小心，他自己也成了要去拜访的人。文化的寻根，在广阔的天地和无垠的时间里，陡然成了文明的寻根，地理格局和时空格局让他做了中间的“跋涉者”。

在“寻根”之前，郭鸿志跋涉在中原大地的文学创作中，不乏浪漫抒情与精神寄托。纵观他的创作历程及精神人格走向，正是在“寻根文学”思潮催化下，他才建构起契合于自我民族意识的主观阐述、主体的精神苦旅等三个方面，来论述13年来他的主体意识的建构，从整体上更好地廓清他创作转型的发展轨迹。

朝朝暮暮，字如虹，书卷如根。年年岁岁，风雨路，苦旅不苦。

## 蛋糕与面条

●郭亚伟

呢，不能太将就了。生日面就是“长寿面”，面条筋道绵长，寓意着寿长体健。再后来，有了轧面机和挂面，但生日的“浇面条”还是少不了的，只是随着经济的改善，“洗头”里油水的成分逐渐增大，甚至会加几个菜，喝两杯酒。

这些年，西风东渐，过生日的主角慢慢变成了洋气的“蛋糕”。蛋糕造型新颖，味道甜美，还能辅以插花、水果，写上表达自己心意的话语，最后还能戴皇冠、点蜡烛，唱生日歌，许下心愿，仪式感满满，不但孩子们喜欢，大人们也乐意享受这种温馨的气氛。

刚过了50岁生日时，感觉还不大明显，但已开始留意50这个数字。

这几天的网络上，有几篇标题为“52岁老汉”的新闻让我心中吃惊不小，评论区虽然有人对此不忿，但我深以为然。急忙中端详，发现皮肤色泽变暗，已有松弛之相，慨叹容颜易老，岁月从来没有亏待过任何人，我——确实已经不再年轻。

转眼又到了农历十一月二十三，又一

年，在应对疫情的匆忙中悄然滑过，我的51生日又到了。

这次，我选择了“强制性”忘记，不再像以前一样，故意“提醒”家人们。

说来也怪，平常到了这个时间前一天，总会有家人会在微信群里说一声，于是飘起一阵红包雨，第二天晚上约大家吃顿饭。但这次，直到当天中午，群里仍然没有动静。

11点多，有好友叫我去吃饭，就急忙答应而去。忘了就忘了吧，省得老惦记自己成了老家伙（老汉还暂时接受不了）。饭菜很简单，吃的开心，也还真忘了自己今天生日。只是到了主食环节，朋友问我吃不吃饭条，猛然想起，就说“今天这个必须得吃”。聪明的朋友三问两不问，就知道是我的生日到了，非要去订蛋糕、加菜。怎么拦也拦不住他，还是加了条鱼、送来了大蛋糕，感动的我差点掉下泪来。可正要打开时，五个朋友中间有三个都称血糖不稳（包括我在内），即使饿着也不敢吃蛋糕，何况到了饭局尾声，肚子已基本抚慰完毕，坚持不让打开。最终，蛋糕连彩绳也没解就被我掂回了家。

晚上，孩子们放学回来，看到蛋糕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开心地吹蜡烛，唱生日歌、录视频，好不热闹。而我怕血糖超标，蛋糕一口没敢吃，也不想吃，还是让老娘又做了顿“浇面条”，吃得满头大汗，心满意足。问起母亲，母亲说没有忘记我的生日，而是她们中午已做了面条等我我去吃，但我在外吃饭没有回来。一下子，让我羞愧不已。

外来的东西，还是适应不了咱们的传统，虽然外表华丽，味道华美，但一不留神就会损害健康。比如国家制度，西方的“三权分立”曾经迷倒一部分民众，向往心中的“灯塔”、迷恋“自由的女神”，结果一场大疫，高下立现。

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面条，能够适应咱们的肠胃，不会影响血糖，不会损害健康。咱们的国家，曾经被一帮愤青出逃、抛弃，现在却成了避难的“诺亚方舟”，成了北京大哥口中的“反正比你强！”。

过生日，还得吃咱的长寿面。



过生日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，小小生日，却包含着为人成长的纪念、岁月的留痕和对母亲的感恩。

年轻时过生日，欢欢喜喜、兴高采烈，一圈挚友亲朋、一众夸奖祝福，成了天伦、夜夜想的幸福日子；老年时过生日，心中往往泛着一股苦味，每过一个生日，意味着向衰老又迈进了一步。生日的聚餐，虽然也是暖意融融，但难掩心中戚戚、难言之隐，甚至会念叨：不过也罢！

生日，母亲往往记得最清。小时候过生日，母亲提前几天就在念叨。生日那天的中午，母亲会早早地和好面，用长擀面杖咚、咚地擀出长长的面条，特意做一顿有臊子的“浇面条”，而不是平常的“蒜面条”。过生日



## 诗坛内外豪情共 玉振金声颂汝城

——祝贺汝州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诗词选粹

行香子·汝州喜获文明城

●王志伟

昔日瓷都，重获殊荣。综合治，雷厉风行。煤川百里，隐却真容。现市区净，乡村富，产能兴。

五湖湿地，沙滩花海。美景多、绽放心情。回归大地，沐浴春风。看天儿蓝、水儿绿、鸟儿鸣。

文明你我心

●辛长江

迎金古邑歌，歌舞颂当今。

南北山河秀，东西姐妹亲。

城区繁华貌，郊外杏花村。

共缔结丰果，文明你我心。

汝州市创文明吟

●李宋成

市场繁荣百业隆，古州旧貌换新城。

琼楼万座连天宇，广陌千条系地龙。

开放春潮三月雨，改革秋霖五粒丰。

康庄大道文明创，功若丘山四海红。

贺汝州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

●于俊芳

光环夺目耀梁城，古邑新颜素质升。

水碧天蓝披锦绣，习良善举溢文明。

金牌饱聚民心血，荣誉深含党策功。

创业艰辛求进取，长征路上永攀登。

贺汝州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

●焦建国

千群戮力苦拼搏，梁邑今朝又获荣。

憧憬琼楼拔地起，条条巷路动车行。

北湖南水千家喜，西气东输万户盈。

致富脱贫功赫赫，同圆国梦业终成。

## 初冬即景

●上海小学五一班 邢紫婷 辅导教师 杨艳君



一年四季的景色各不相同，都有自己独特的，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初冬。

在遍地铺满白霜的初冬，或在寒风凛冽的初冬都有引人注目的美。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傲霜的菊花，大的、小的，黄的、白的。有的一枝独秀，有的三五朵抱成团，有的六七朵堆成一簇，让人看见眼前一亮。还有那青翠的竹子和挺拔的松树在这严寒的冬日里依然身披绿衣，傲然挺立，好像一点儿也不怕这寒冷的冬日。那杨树上几片迟迟不肯掉落的叶子，似乎在告诉我，它曾经是有多么美丽。

落雪的初冬更美了，纷纷扬扬的雪花像鹅毛般飘落下来，落到地上、屋顶上、树枝上，还有孩子们的脸上。虽然地上没有积出雪来，可这画一般的美景还是让人赞叹不已。雪花落到地上，马上就消失了，好像是多年未回家的孩子，急急匆匆回到了大地妈妈的怀抱。看着飘落的雪花，我的心中很是欢喜，想马上去近距离的去看看它，欣赏它，感受它。即使再冷也不怕，因为它那洁白的身影，真是让人百看不厌。

啊！初冬，你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冷酷无情。你不像春天的雷，夏天的雨，秋天的风那样喧哗，你是与众不同的，因为你有恬静之美。



## 征稿启事

《今日汝州》副刊2021年优稿优酬，现面向社会征集优秀文学作品，要求如下：

- 1.文字稿件体裁不限，散文、诗歌、随笔、杂文均可，稿件不超过1500字，诗歌原则上不超过30行。
- 2.“萌芽”专栏征集优秀小学生作文。小学生作文不超过500字，初中生作文不超过1000字。
- 3.另征集各类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。来稿请以JPEG图片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。

稿件内容要求积极向上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以展现我市厚重的人文风情、民俗文化为主，描写我市广大群众生产、生活现状，再现良好的精神风貌。

邮箱：jinruzhoufukan@126.com